

## II • 立志—— 「打狗」美術家的先行者

出身於地方首富之家的張啓華，帶著與生俱來的天分，進入小學、中學接受教育之後，和美術創作結下不解之緣，尤其是深受甫自日本學成返臺的廖繼春所影響。其後，儘管家人贊助出國、盼望學醫有成，這名年輕人寧可選擇辜負家人的期望，而自許要以美術創作之路做為終身的志向，雖然引起家人暫時的不諒解，但最終如願以償地遠赴東瀛完成留學之夢，而成為打狗地區第一位美術先行者。



【右圖】  
張啓華留日生活照

【右頁圖】  
張啓華 旗山小鎮（局部）  
1954 油彩、畫布 81×66cm  
高雄市立美術館藏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## 童年的啓蒙

出身於地方首富之家的張啓華，在1917年八歲時遭逢父親張唐病逝，其父得年僅三十三歲，這個喪父之慟，對他的打擊不可謂不大；1921年張啓華十二歲、也就是他上小學第三年時，他的祖父張魚也因病相繼過世。在短短四年之中，年幼的張啓華便接連面對了失去父親和祖父的哀痛，也讓他明白儘管家大業大，都不及親情的呵護來得重要。

張啓華直到1919年十歲時才入學，按當時年滿八歲即可入學的規定來看，他受教育的起步是稍微晚了一些。這除了家庭因素之外，還有另外一個可能，即前鎮地區、包括附近地帶並無學校，造成了就學上的不便。

張啓華當年就讀的學校「苓雅寮公學校」，是位在前鎮以北的苓仔寮，即今天的苓雅區華新街，上學時必須走過一段距離頗長的田埂小路才能到校。這所1907年成立的苓雅寮公學校，是專供臺籍子弟就讀的公學校，在此之前，整個打狗地區僅有一所公學校，即1898年在旗津島的旗後所成立之「打狗公學校」。

1898年是臺灣割讓給日本後的第三年。日本在統治臺灣之初，為推行日文教育而成立「國語傳習所」，並鑒於推行日語和殖民教育之後的統治成效不錯，於是臺灣總督府從這一年8月起發布法令，明定中央與地方政府籌措經費開辦公學校；當時除了公學校之外，還有專供臺灣原住民小孩就讀的番人公學校，至於日本人子弟所就讀的才稱之為「小學校」。

隨著打狗港周邊地區的就學人口不斷增加，於是在1904年另在苓仔寮設立分校，只是

當時的校舍尚未完工，因而暫借今天的安瀾宮做為臨時教室；待隔年落成啓用之後才遷回現在的校址，三年之後又正式獨立改制為「苓雅寮公學校」，成為打狗地區的第二所公學校。1920年高雄地方的行政改制，隔年將原先的「打狗公學校」改名為「高雄第一公學校」，其後成立的「苓雅寮公學校」，便改名為「高雄第二公學校」。

張啓華從1919年起在這所學校接受殖民教育，除了日本的殖民教化之外，也接觸到許多現代化的知識與學科，其中令他最感興趣的，莫過於圖畫科目中的美術課程。這時候的他已經展露出美術天分，凡是參加校內的展覽競賽均獲得首獎。據聞張啓華的母親孫牽擅長女紅刺繡，父親則頗具天賦並寫得一手好字，雖然張啓華幼年喪父，未及接受父親的栽培，但仍承繼了與生俱來的美術才華。

張啓華的啓蒙老師孫媽諒（1905-1984）是一位傑出的臺籍人士，同樣是從苓雅寮公學校畢業，然後就讀於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，畢業後再返回母校任教。孫媽諒返校之際便與張啓華建立了師生情緣，由於他自己當時也是個懷抱教育熱忱、年僅十多歲的年輕小夥子，因此對於這個才氣橫溢的學生疼愛有加。其後孫媽諒從事教育工作長達二十一年之久，卸下教育工作後則改為從政，從1950年起歷任高雄市議員和市議長，1958年退出政壇又改為從商，同樣在事業上經營有成，成為早期高雄地區的重要歷史名人。

順著張啓華就學的記憶軌跡來尋找這所學校，發現其中還有著相當曲折的變化。「苓雅寮公學校」從1921年改名「高雄第二公學校」之



童年時期的張啓華  
（前方蹲立者）

少年時期英挺的張啓華





張啓華中學時期穿制服的留影

後，又於1937年增設高等科而改名為「青葉公學校」，另外又在今天的苓雅區興中路增設第二校區；1941年起，為因應擴大推動國民教育，日本人的小學校、番人公學校和公學校等，一律改稱為國民學校，所以這時候的「青葉公學校」也隨之改名「青葉國民學校」。到了1945年臺灣光復之初，校名再度改成「高雄市第四國民學校」，首任校長即是張啓華的老師孫媽諒。但隔年起又正式改名為「苓洲國民學校」，1953年起兩個校區正式分家，其中「苓洲國民學校」遷往第二校區，也就是前述所提及的興中路的新校區；至於華新街地段的原來校址，則另外重新籌設「成功國民學校」。是故回過頭來看張啓華所讀過的小學，若就實際的地理位置而論，反而是在「成功國小」的校區之內，而非遷校過後的「苓洲國小」。

## 少年的志向

張啓華從1919年入學、1924年自公學校畢業之後，並未直接往中學繼續升學，而是停頓五年之後，1928年十九歲才跟隨兄長張啓周一起到臺南市就讀「長老教中學校」，也就是今天的「長榮中學」。

關於張啓華就讀中學的正確年代，究竟是在1927年或是1928年，目前普見並存這兩種時間的說法，但其實最大的關鍵是一位重要人物的返臺任教，即甫自日本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的廖繼春。1927年廖繼春返臺後獲聘任教於「長老教中學校」，一般咸信是廖繼春返臺後一年才教導張啓華，因此1928年升學就讀的可能性較大。從1923年到1928年將近五年時間，在沒有升學讀書壓力下的少年張啓華，這段期間的行蹤礙於資料有

### 關鍵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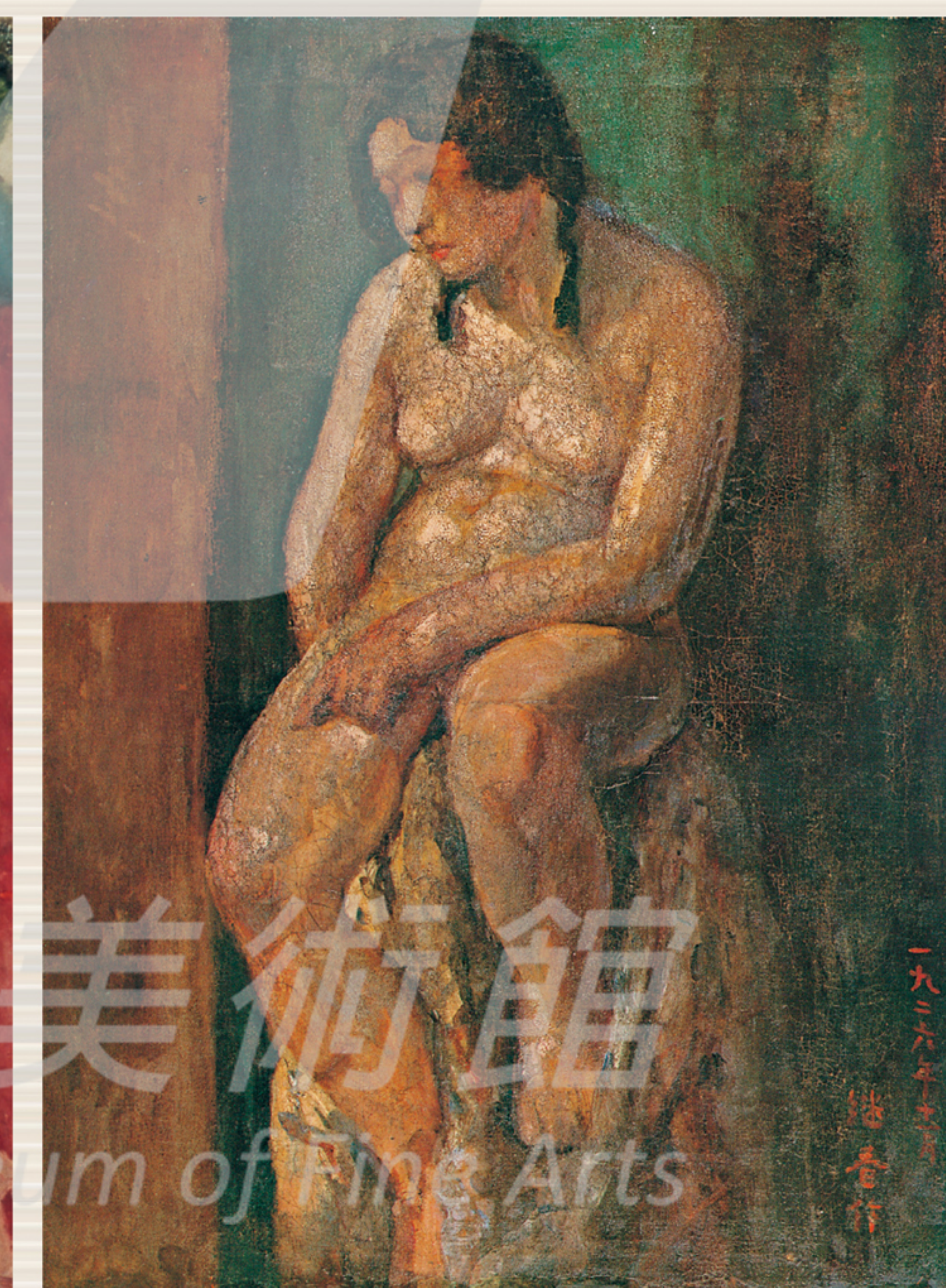
廖繼春 (1902-1976)



廖繼春，出生於臺中豐原，為臺灣日治時代第一代的學院派西畫家，1918年畢業於臺北師範學校，1924年赴日就讀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系。1927年畢業後任教於臺南長老教中學校。並入選首屆臺展、次年再入選帝展，1932年起即擔任臺展的審查委員。戰後執教於師大美術系，1973年自師大美術系退休，1976年因病去世。

廖繼春出生貧苦，成長於憂患，他歷經烽火歲月及時代巨變，但彩筆下卻繽紛多采。其藝術宛如一道耀眼彩虹，從年輕時代即嶄露頭角，晚年的藝術成就，更贏得畫壇一致敬重，被視為臺灣美術史上承先啓後，能從舊時代傳統中邁向現代藝術並成功的典範。

廖繼春（前排左2）與東京美術學校其他臺灣留學生合影



〔上圖〕  
廖繼春 裸女 1926 油彩、畫布

〔左圖〕  
廖繼春 有香蕉樹的院子 1928 油彩、畫布  
129.2×95.8cm 臺北市立美術館藏 第九屆帝展入選

限而撲朔迷離，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家陪同母親料理家業，或是在呼朋引伴的交遊之間，一面倘佯在這塊土地中仔細觀察著種種事物，另一方面看著高雄港區的建設與轉型。在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的效應下，這段歲月的所見所聞，若非成為記憶中的創作題材，就是成就他做為成功企業家的智慧滋養。



張啓華中學老師廖繼春(左1)及同學們合影

當年張啓華未積極升學的原因，或許和當時的大時代環境有關，除了升學的風氣尚未普及之外，中等教育的資源仍然相當匱乏。以張啓華公學校畢業的1924年為例，當時整個高雄地區只有一所中學，也就是1922年成立的「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」（高雄中學），其後才有1924年成立的「高雄州立高雄高等女學校」（高雄女中）；再加上臺籍

子弟和日本人的教育資源本來就分配不均，在不公平的競爭條件之下，能夠入學的機會相當有限。所幸來自宗教團體的民間興學，適時地為中等教育注入新的學習資源，比較知名的是由滬尾馬偕長老教會所創辦的「淡水中學校」（淡江中學）、臺北天主教道明會的「靜修女中」，以及臺南長老教會的「長老教中學校」，也就是張啓華前來就讀的學校。

張啓華十九歲才就讀中學一年級，的確是比其他同學的年紀稍長，但也因此較為成熟與穩健，他比同學們更懂得判斷自己的人生志向與生涯規劃。他景仰與珍惜廖繼春的教誨與指導，雖然相處不到一年，就奠下深厚的師生情緣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張啓華1928年入學前後，正好是廖繼春在臺灣開始活躍的重要年代，廖繼春1927年返國當年就以作品〈裸女〉獲得第一屆「臺灣美術展覽會」（簡稱「臺展」）特選，1928年再以〈有香蕉樹的院子〉入選第九屆「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」（簡



張啓華 旗后福聚樓 1931  
油彩、畫布 79×98.5cm  
高雄市立美術館藏 日本美術學校銀賞獎、第七屆臺展入選

稱「帝展」），這兩項展覽會各自代表著臺灣與日本的官方展，對藝術家來說都具有指標性的意義。廖繼春當年不過是二十五歲的年輕老師，卻能夠在二年之間獲得無比的殊榮，讓張啓華心中產生了無限的嚮往。因此張啓華入學「長老教中學校」的最大收穫，就是結識了這位溫文儒雅、教學認真而誠懇的年輕老師，廖繼春成為張啓華奠定人生志向的榜樣，他期望依循著廖繼春的養成路徑，到日本留學攻讀美術。

由於廖繼春和張啓華的年紀相差不過八歲，因此當張啓華事後如願以償地留學日本學畫，並開始在日本各項展覽會嶄露頭角時，師生之間反而成為繪畫上的莫逆之交。1931年張啓華留學期間首度休假返臺時，便即刻去探訪廖繼春，並相約一起到旗津寫生作畫。這次寫生完成的畫作〈旗后福聚樓〉，畫面中出現一位在路邊架起畫架作畫的人，就是影



打狗火車站  
1904年落成  
臺北228紀念館藏

響、鼓勵著他的老師廖繼春。同年張啓華還有另一幅寫生油畫作品〈椰子〉，可惜原作難以尋得，僅餘圖錄上的小型圖版，從畫面上可見主題是早期高雄火車站前的噴水池，環繞噴水池周邊的便是椰子樹。在此同時，廖繼春也有一件題為〈有椰子樹的風景〉的畫作，題材與場景亦是高雄火車站前的噴水池，只是廖繼春的構圖是採平視的視點，而張啓華則是略微從上往下俯視的構圖。無論如何，這二幅主題相近、完成年代相同的作品，應該是師生倆相伴出外寫生的成果。由此也可判斷，廖繼春在年輕的張啓華心中的重要性。

後來張啓華將〈旗后福聚樓〉、〈椰子〉等作品帶回學校參展，其中〈旗后福聚樓〉獲得該校畫展的銀賞獎，並在日後陸續入選臺展、「臺灣省全省美術展覽會」（簡稱「省展」）與臺陽美展；另外一幅〈椰子〉，則入選首屆的「獨立美術協會展」（簡稱「獨立展」），雖然這些都是張啓華初試啼聲的創作紀錄，但在日後的繪畫生涯中具有重要的意義。尤其是〈旗后福聚樓〉這幅作品，畫面中福聚樓的餐飲業如今已經不存在，舊有的建築物則經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（今文化



廖繼春  
有椰子樹的風景  
1931 油彩、畫布  
78.5×98.4cm  
臺北市立美術館館藏  
·〈有椰子樹的風景〉  
取景於高雄火車站前的  
椰子樹及噴水池，  
推測是與留學放假返  
臺的張啓華，一同出  
外寫生之作品，此作  
並入選第十二回帝  
展。

部）指定為「一般文物」，今天反而是要透過張啓華的畫作來喚回記憶；其中還有更耐人尋味的故事可以探索，比如誰會來這裡消費呢？是打魚的漁夫、賣魚的魚販、還是魚貨市場的富賈盤商？這件畫作不僅透露了年輕的張啓華敏銳的觀察力，也記錄了很難再重現的建築樣貌，對日治時代後期開始進入工業化、光復之後又邁向都會化的高雄來說，這些已經看不見的過往或印象，是從張啓華日後畫作中所延伸出來的珍貴價值。

## ■ 踏上尋夢之路

經過長老教中學校短暫的一年學習，張啓華雖然沒有完成中學的課業，但是出國攻讀美術的決心已定。1929年3月，他隻身前往日本東京，報考日本美術學校，成了高雄地區首位海外留學習畫的先行者。張啓華所就讀的「日本美術學校」，由於該所學校目前已經不存在，因此在網



青年時期張啓華的翩翩風采

路或其他資料中，容易被誤植為「東京美術學校」、也就是今天位在東京都臺東區上野的「東京藝術大學」，這所學校在網路「維基百科」的「張啓華」條目中，也被連結至「日本美術專門學校」的網頁，事實上後者是一所位在埼玉縣北足立郡伊奈町小室的現代專門學校，總之無論「東京美術學校」或「日本美術專門學校」，都和張啓華所就讀的「日本美術學校」無關。至於過去所載學校位址在東京池袋區豐島園，這個說法經學者林保堯查證後，也已確定有所出入。

日本著名的美術雜誌《アトリエ》(ATELER)曾經於1927年有一篇〈日本美術學校〉的報導，當年正好是這所

學校的創校十周年慶，也是張啓華到此留學的前二年。因為有這麼一篇專文的出現，才讓後人對這所學校及張啓華出國四年的課程學習概況，略有所知。從當時專文所刊載的校址，可知其位在東京府牛込區下戶塚町的荒井田，不過不論是「牛込區」還是「下戶塚町」，今天都已經不存在，業已經行政區調整或合併而改成其他的地名了。「下戶塚町」早在1923年就已改名為「戶山町」，也就是今天的新宿地區；而「牛込區」又在戰後1947年廢止，經過合併其他的行政區後改名為「新宿區」。是故可以推知，這所已經廢止的美術學校，具體的位置是在東京的新宿，而非池袋。

另外，這篇專文的報導中，提及整個東京地區最知名的三所美術學校，分別是「東京美術學校」、「女子美術學校」和「日本美術學校」。當張啓華來到日本東京的時候，所能夠選擇的大致上也只有這



三所。然而「東京美術學校」是公立的專校，其入學資格相對比較嚴格，沒有取得中學校畢業學位的張啓華不可能進入該校就讀；另外扣除掉不招收男學生的「女子美術學校」之後，就只剩下「日本美術學校」可以選擇了。

從《アトリエ》雜誌對這所學校的描述，可知這是一所相當自由開放的私立教育機構，在1917年4月創辦之初名為「美術研究所」，隔年起才改名為「日本美術學校」。該校對於入學資格採取相當開放的態度，除了不限男女

上圖 1927年3月號出版的《アトリエ》，其中對日本美術學校的報導。

下圖 1927年3月號出版的《アトリエ》，其中刊登日本美術學校一景。





張啓華 海景 約1930  
油彩、畫布 31×40cm  
私人收藏

之外，只要小學畢業或十四歲以上、具有小學同等學歷者即可入學，張啓華正好符合報考的資格，因而順利進入該校就讀「繪畫科」。

從這篇報導文字當中，還可一探張啓華留日學習的概況。首先是這所學校的排課情形，基本上學科性質的理論課程是排在上午，術科性質的實習課程排在下午，彼此之間相互調配。另外該校所開設的主修科別，計有「繪畫」、「雕刻」和「圖案」，其中「繪畫科」又分為二部，分別是初等教育的第一部，以及專業教育的第二部，每一部的修業年限各為二年；至於「雕刻」和「圖案」的修業年限則各為三年。從前述的學程設計來看，張啓華念完二個部別預計要花四年時間，所以從其1929年出國、到1932年正好是四年學業完成的時間。

過去的文獻誤將「日本美術學校」看成其他的美術學校，又參考了當年術科學制須修滿五年的規定，事實上張啓華留學日本所就讀的學制並非如此，這也是林保堯教授修訂其學成返臺的時間，主張應該從1933年改為1932年的論點所在。

最後比較有趣的地方，是報導中將每一學年的學費都清楚登載，不論「繪畫科」各部、「雕塑科」還是「圖案科」，每一學年的年金是六十六圓，雖然無法比較這個幣值到底有多大，但若再加上學雜費、住宿費和日常生活的開銷之後，相信是所費不貲的可觀數目。因此在張啓華初到日本留學的時候，還引發一段紛爭的插曲，原來張母孫牽對張啓華留學的期待是要他出國學醫，但是張啓華卻辜負了母親的期待而進入美術學校，這個舉動可惹惱了張母，她氣到不再寄生活費給兒子；即便如此，張啓華也執意不改心志。所幸母子親情畢竟是與生俱來，張母到最後並未意氣用事、真的斷絕對張啓華的資助，否則張啓華很可能無法順利完成學業。

回顧半個世紀以前的社會，能夠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本來就不多，美術創作對社會大眾來說尚且不知為何物，哪裡知道會有什麼前途，只有學醫或從商致富才是長輩心目中的事業坦途，所以無怪乎張啓華的母親一開始無法接受兒子的決定。



張啓華的母親——孫牽女士



1930年代，張啓華（前右1）留日時期與同學合影。